

长忆

■吴焕根

朱淼水印象

淼水走了,悄无声息地走了。

我虽和淼水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因为只分管业务工作,因此,在职时我们几乎没有接触,听人说身为党史办副主任的他,很是厉害,对本地的党史和地方志很有研究,著述颇丰。

退休后不久,我负责编写一个资料。拿到材料阅读后,我就问是谁写的,回答是淼水。

在这个过程中,我读了两本书的《后记》。第一本的《后记》里有这么一段话:“全书由朱淼水执笔起草,后根据各种意见作了多次修改,最后由……”第二本的《后记》更是干脆:“全书由朱淼水同志执笔起草。六易其稿。”这两本书分别是15万和34.3万字,竟然全由他一个人执笔起草,任务有多重呀!

印象最深的是读到1928年10月钟阿马等组织“铁血团”在戴村上堡举行“砍竹暴动”时,关于暴动的情况下面有一个注:“国民党政府对钟阿马的判决书,民国时期国民党萧山县政府档案,存萧山区档案馆。”我觉得第一句不是很妥,想看一下这个案件的判决书,于是打电话请教他。他说:当时法院判钟阿马10年徒刑,后来因为1930年7月底8月初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打下了湖南省城长沙,蒋介石发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实力这样强大,就发了飙,于是将前些年参加各地暴动的在押“案犯”,刑期在10年及以上的,全部改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因此才有“砍竹暴动”失败后被关在浙江陆军监狱的钟阿马,1930年8月30日就义于临浦峙山脚下的事情。他还说,这个判决书在上世纪60年代初萧山“清理阶级队伍”的案卷中。遗憾的是,在区档案馆没有查到钟阿马的判决书。从这件事上,我感到了淼水对中共党史特别是萧山党史的熟悉和业务的精通。

在与淼水不多的接触交往和其同事对他的议论中,我对他有了一些大致的印象。

淼水是敬业的。他年近40岁时半途转行,从事党史和地方志工作,硬是一门心思投入这项工作,且干得津津有味,即使中间有待遇更好的单位叫他去,他也不为所动。他多次被评为浙江省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1991年被评为全国党史工作先进个人,2004、2005年分别获得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萧山区委授予的“党史工作特别贡献奖”,2006年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授予“为党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荣誉称号。

淼水是勤奋的。从事党史和地方志工作,要搜集材料,一是钻进造纸堆里,抄写啊拍照啊;二是东奔西走,北上南下,各处走访,就是现在比较时髦的“田野调查”;三是要爬格子,写成文字。在许多人看来枯燥无味的事情,朱淼水却孜孜矻矻,乐此不疲,从事党史与地方志工作时间几十年,编写和参与编写的著作竟达三十余部之多。

淼水是忠厚的。他生性忠厚纯朴,对人对事总是那么单纯,最重最急的任务,甚至不是本单位本职工作的工作任务,他也乐于承担,不推诿。对他人的请教,也乐于解答。据其他同志讲,作为全国和省市的党史先进工作者,他从没有向组织提出额外的要求。

淼水是谦逊的。他讲话轻轻悠悠、细声细气的,不会为一语一事与人争得面红耳赤;他做事也是那么低调,编写了这么多的书,写了那么多的文章,从不吹嘘自己的成绩有多大。他是研究衙前农民运动的本土专家,正是在他和同事们共同努力下,衙前农民运动才被中央党史部门认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新型农民运动。在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他的形象时,我感到格外的亲切。

淼水有绘画的才能,他早年曾经以此谋生:在家设摊卖茶水和替人画像。他将这一才能运用于党史研究和地方编纂工作。《中共萧山地方史资料专题选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书中的10多张插图就是他画的。简单朴素的插图,既形象生动,又有历史的厚重感,增强了书籍和文章的可读性。另外,他画的祇园寺建筑特别是塔的素描等,非常逼真,构图完整协调,线条清晰流畅,颇具功力。

因为对衙前农民运动研究有兴趣,2022年有段时间,我想专门就衙前农民运动研究的情况向他讨教一次。遗憾的是,不待我与他联系,更不待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淼水就溘然长逝了。

这零碎的一点印象,是我对淼水同志的一点纪念。

如烟事

■范传英

当年大菱调番薯

“大菱调番薯喽,大菱调番薯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当深秋时节,这样的吆喝声,就会在我们耳边响起。

那时,里畝人把摘下的菱,用大船、小船装得满满的,送到沙地上来调番薯。他们的船岸边一靠,就大声吆喝起来。孩子们闻声喜笑颜开,兴冲冲地跑回家告知大人。顿时,小孩、妇女,或老人把家里的番薯装进麻袋,放进箩筐,拎的拎、拍的拍、背的背,来到船埠头调大菱。

那时,沙地上结合农田改造,大规模兴修水利,老湾疏通,新河开掘,河湾两岸大量的土方堆积,形成了一条条的高埂。高埂沙土干燥松散,正适宜种植喜旱怕涝的番薯等作物。

“埂头番薯”皮面光洁红润,味道可与栗子媲美。高埂多,番薯自然种植多,一个生产队每年总要种下几十亩地的番薯。霜降以后,番薯可以收掘。每家农户可分得上百斤。番薯一时吃不光,人们就设法储藏、晒干、上窖,而调大菱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沙地的河湾,首要用的是排水和农田灌溉,兼以养些鱼,若久旱不雨,就会干涸,所以不宜种大菱,因此,大菱也成了沙地人难得吃的东西,尤其是小孩子对大菱更是十分喜欢。烧熟的大菱,啃掉几只菱角,放进衣袋里,舍不得一下子吃光。他们有的还把菱角的壳制成成口哨,吹出动

听的声音,玩得可欢了!

里畝,有的是河道,河水四季充盈。那时,里畝河面上挨挨挤挤的菱叶随处可见。大菱有四角菱、两角菱之分,四角菱壳薄肉脆,两角菱壳厚肉香,各有千秋。我见过里畝人采菱,大多是些女人,她们有的坐在小船里,有的坐在菱盆里,一边嬉笑,一边采菱,高兴起来,还打趣逗乐,或哼些民歌小曲。早上的太阳照在这些采菱女黑里透红的脸上,眼神里闪烁出丰收的喜悦,惹得一些行人放慢脚步,驻足观看。

记得那时候,有三斤番薯调一斤大菱的,也有十斤番薯调四斤大菱的,沙地人不大计较大菱的多少,反正自家番薯有的是,换些大菱,无非是调调口味而已!里畝朋友倒也蛮客气,大菱称好了,还会给你再添一手把,然后互相打个招呼,才高兴地离开。

待到夕阳西沉时,沙地上各家各户炊烟袅袅,一会儿,一股熟大菱的清香溢出屋外,扑鼻而来,不禁让人垂涎欲滴。这时,调番薯的里畝朋友,也早已伴随着“嘎吱嘎吱”的摇橹声,乐滋滋地满载而归了。

在数年的大菱调番薯的交易中,里畝人和沙地人彼此间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建立了感情,有的还联姻结成了亲眷。夯廊头的俊俏里畝姑娘,心甘愿嫁给了葛廊头的沙地汉子。就拿我们村来说,这样攀亲的就有好几家。如今,曾经的这些里畝黄花大姑娘,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大菱调番薯也已经销声匿迹了五六十年来,如果让这些结缘攀亲的人来说说,她们更是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呢!

醉花阴

■潇潇

吃饭不唱歌,没味道



随着群众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市民的歌唱水平不断提高,如今,对于很多歌唱爱好者来说,吃饭不唱歌等于没吃饭。美食我所欲也,“美声”亦我所欲也,美好的歌声甚至比饕餮的大餐更让自己过瘾。图为萧甬女子合唱团在庆功宴上演唱。此次“韶山——日出东方”第五届合唱协会魅力夕阳红主题合唱汇演在湖南长沙举行,萧甬女子合唱团以30人的精干队伍获得汇演最高奖一等奖,实为不易。“摆个庆功宴是必须的,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唱也!”指挥曾莲春一语中的。



《蓝色经典》徐树康作

麻辣烫

■戴琴雅

吃货有个圈

每天午后,一帮吃货总要纠缠一会才肯四散,一来表达对中午食堂餐的不满,二来憧憬晚上家庭餐的美味。

我结婚之后,就住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大家庭里,那时,儿子还没有来,但家里有奶奶,有小姑,后来小姑夫又来了,再后来儿子也来了,顶峰时,一桌子八个人吃饭,后来,小姑被小姑夫“拐”走了,几年后,奶奶又落叶归根了,但不管怎样循环往复,桌子上,至少有五个人是肯定的,一人一碗热菜,若干冷菜外加一碗公共汤,铺满了就是一桌大餐。

往往,傍晚,也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下班铃一响,胖子的车就会准时出现在公司门口,车上,聊聊天一天的开心事、烦心事,不知不觉,家就到了。

这时,婆婆肯定已经做好了晚饭,换鞋,放包,洗手就能上桌。春天的腌笃鲜、夏天的地三鲜、秋天的大闸蟹、冬天的焗火锅,到了夫家,短短十五年,我整个人胖了一圈,算一算,刚好,一年长两斤,照这个速度下去,还没退休,我就要胖成球了,所以,立夏以来,看着满柜子正在被退休淘汰的衣橱,我开始努力控制饮食,但,吃货的天性,能够挡住吃,却不能挡住嘴,就这样,每天跟这帮大小吃货外加铁杆同事聊聊吃聊聊喝,还是蛮开心的。

可惜,聊开心的后果只有两种,一种是理想的状态,少之又少,嘴巴已经过了干瘾了,想想愈发肥嘟嘟的胖脸蛋,晚上真的就能提醒自己少吃一点;另一种是不理想的状态,往往这种情况居多,那就是听说李家的蚝油小鲍鱼好吃,中午立马一个电话回去,指挥火头军晚上加餐,这样,吃着锅里的看着碗里的,一顿晚餐下来,指定要吃到撑为止,擦好嘴,洗好澡,站在地秤上,显示器叭叭叭开始往上飙,天啊,天杀的肥肚李,明天再不跟你瞎聊了,但第二天,还是没忍住,“你说小鲍鱼挑中等的好吃,怎么感觉稍微有点木木的,下次弄成小一号,用这种烹调法是不是应该更好吃。”

“啊,不会吧,你一斤几个?”

“8个吧。”

“买大了闹,新鲜带壳的么,十个差不多。”

得,免不了,下班,亲自杀向菜场,买食材,亲自操刀,好好的一道菜怎么到我这里不被传承呢,洗鲍鱼、切姜末、浇响油,果然味道赞了不少,汗,又一顿饕餮之宴开始了。

哎,我算是明白了,要想吃货变瘦子,除非沧海变桑田,如果你真心跟贾玲那样热辣滚烫,摆在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远离吃货圈,远离庖厨场!

情报站

■黄建明

“四明狂客”的由来

史记载贺知章“性旷达豪放,善谈笑,好饮酒”,放荡不羁,“狂”在情理之中。但为什么与“四明”挂钩呢?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四明,即四明山,此山的地理范畴广八百里,包括嵊县、上虞、余姚等县域。嵊县、余姚,在春秋战国时属越国;秦,置剡县、余姚县,均属会稽郡。余姚行政隶属关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归宁波。而剡县至北宋改名嵊县,1995年撤县设市,改名嵊州市,仍属绍兴。在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沿海四县才开始从越州划出,设明州,就是后来的宁波。从地理上说,当时绍兴的前身会稽郡大得很,包含了现在的宁波市。

贺知章是越州人氏,四明山也属越州,自号中有“四明”两字也未尝不可;四明山为道教名山。相传道教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仙人居处游憩之地。道教第九洞天即四明山洞。传说东汉时,上虞县令刘纲,因喜爱四明山水,弃官偕夫人到四明山白水宫拜师,学道炼丹,最后在此得道成仙。

贺知章是一个修道之人,仰慕道教潜隐默修之士,喜遁居幽静之山林,择仙迹传说之处,取一个与四明山相关联的号,也在情理之中;大诗人李白称贺知章为“四明逸老”,留诗“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当然,贺知章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宁波人,李白也从没说过同样的话,所谓的“四明狂客”,恰恰证明他不是宁波人,而是四明山的一个客人,是宁波的一个客人。

这样的习惯,在古代诗人中是很常见的,如白居易,晚年又号香山居士,居洛阳,逝世后葬于香山,估计去世前也在香山居住。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邳,生于河南新郑;又如欧阳修号醉翁,是因为他曾被贬为滁州太守,醉翁亭位于滁州市西南的琅琊山麓,欧阳修署名写出名篇《醉翁亭记》,其实他祖籍是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再如唐代大诗人杜甫,别号“少陵野老”,为什么会取这么一个别号呢?原因是他曾经在京城长安的城郊,一个名叫少陵的地方做过一段时间的“京漂”,其实,他是河南巩县人,祖籍湖北襄阳,与少陵毫无瓜葛。

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从名士自号中也难以看出其真实的故乡。唐肃宗在追封贺知章为礼部尚书的诏书中也云:“贺知章,……克遂四明之客……”据文史工作者的考证,贺知章年轻时,曾因州试和游历到过四明山,据说贺知章在四明山有亲戚,曾去四明山做客,故号“四明狂客”。这种说法,若无明确的史料佐证,是很难说服人的。